

◎创作谈

# 用心写出乡土人物典型性

马金莲

不远处就是六盘山。抬头望山，它永远都在，给我一种只能意会的踏实感。这种感觉我不曾说出来，因为写《亲爱的人们》（湖南文艺出版社）时，用文字奋笔疾书比言语更重要，更有抒发和慰藉的力量。对写作者来说，当作品进入“深水区”，大概是最五味杂陈的阶段。写到畅快惬意处，你排兵布阵，指挥着千军万马，而一旦卡顿，你又孤军奋战，寸步难行。我的新长篇虽然叫《亲爱的人们》，但其实不管里头的正面人物诸如马一山夫妇、李有劳、舍娃、祖祖，还是反面角色例如李有功、三三媳妇、牛八虎，都曾让我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呈现出并不“亲爱”的面目，尤其当我努力想刻画人物的复杂多面，呈现其性格的立体感时，这种考验是那么严格。

马一山上世纪50年代出生，农民，念过书，有些文化知识，却最终没能脱离土地，还是留在农村靠劳作维持生活。这样一个农民，我觉得可以把他的典型性写出来。但写作中，我发现自己经常陷入琐碎的情节，好像人物自带节奏，他身上发生的事是一桩桩接一件件，不用怎么挖空心思地构思，就自然而然聚拢起来。写作素材太多并不完全是好事，也是一种考验，我要做最严格的筛选。比如马一山话多、嘴碎、爱唠叨，拌起嘴来甚至胜过一些农村女性，这个特点怎么写才有意义？我通过他和妻子的日常对话来展现。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伴随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能平淡无奇、平铺直叙，否则既读起来乏味，又显不出马一山这个人的聪明伶俐。因此，文中只要马一山夫妻俩说话，总给人斗嘴掐架的感觉，这其实是现实生活给我的灵感，我将他们的对话提炼，三五件事里选一件，十句八句话做一个合并，只保留有价值的。最后呈现出的马一山形象，在当代乡土题材长篇小说中，应该有一定的独创性。

马一山的妻子比较普通，构思之初我就思考过，能和马一山这样的人长久过日子的人，只能是普通女人，西海固大地上最常见的妇女。她们有着乡村生活最常见的品德，像泥土一样朴实厚重，补充着男性的不足，她们依傍男性，也有着坚韧的心性，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但她们也有个性，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和男人同甘共苦，为男人生儿育女，把最平凡的日子一天天活出了诗意。

马舍娃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马一山是父辈中的主角，舍娃则是小说新一代人里的主心骨，根据新老交替的规律，舍娃甚至比马一山重要。构思之初，我就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代入到这个80后身上，我以为围绕舍娃的很多事写起来会很顺手，但具体写的时候，尤其到了几个大事面前，我感到压力——这位同龄人不好写，正因为是同龄，才分外不好写。我需要把自己剥离出来，把舍娃还给他所处的生活，包括每一个哪怕相当微小的细节。我置身事外，冷静地观察着，看着舍娃在他的生活里一步一步挣扎，他背着洋芋爬上山，他骑着自行车奔波70多里路回老家取干粮，他默默隐瞒了家中面临断粮的艰难，他悄悄出走把上学的机会让给姐姐……生活是一把无情的刀，它切割并拼凑着人们的命运，一个乡村青年，他何去何从，才能活成一个大写的人？

有好几次我干脆停下不写了，在地上不停地走，徘徊，犹豫，进也难，退也难，抬头远望，六盘山姿态依旧，静默地站立。远眺一会儿，我的心就安静下来，那些堵塞的关节，开始通畅。我告诉自己，这是必须经历的痛苦。写作的过程，何尝不是撕裂的过程，把自己的心撕开，拉开距离，然后再冷静地打量。自己和他，此处与别处，远和近，冷与热，这里有一种分寸需要谨慎地把握。丈量这一分寸的标尺不在手头，在心里，是在文学道路上苦苦坚持才能磨砺出来的。它藏得很深，在血肉深处，轻易无法抵达。大概，这就是艺术的灵感吧，珍贵的稍纵即逝的灵感。舍娃，我期待呈现给读者的模样，渐渐地变得清晰：80后，乡村出身，有冲劲，有担当，善良，老实，人生一度迷茫。但西海固大地上的孩子，骨子里有着泥土般的坚韧和执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遇到过苦难的考验，遭遇过欺骗，翻过跟头，他栽倒，爬起，又栽倒，再爬起，他一次又一次翻越着人生的山，终于走出迷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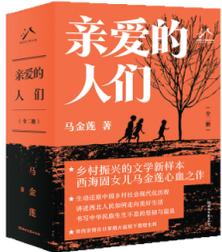
当我写到摆烂香终于愿意和舍娃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刻，我又停下来，抬头看六盘山，山无语，我含笑，心头的欣慰感在流淌，舍娃这个我偏爱的主人公，终于等到了最好的生活。这时候我感觉这个虚构的人物立起来了，要知道在马一山这样性格饱满的人物之外，再立起一位人物多么艰难！我感觉自己做到了，舍娃可以代表新一代乡土青年，他曾经迷茫徘徊如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但我自认为他又超越了高加林所处的历史阶段。高加林回归乡村是被迫的、悲剧性的，舍娃是在有选择的前提下，远离了诱惑，自觉选择了乡村，这是80后一代人的自觉，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乡土的未来和希望在于舍娃这样的人身上。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中国乡土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用长篇小说展现巨变，我觉得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尝试采用最接地气的手法进行架构和讲述。中国西部，宁夏南部山区，西县葫芦镇，一个叫羊圈门的小山村，在被外界遗忘般的寂静中，乡亲们默默

处，轻易无法抵达。大概，这就是艺术的灵感吧，珍贵的稍纵即逝的灵感。舍娃，我期待呈现给读者的模样，渐渐地变得清晰：80后，乡村出身，有冲劲，有担当，善良，老实，人生一度迷茫。但西海固大地上的孩子，骨子里有着泥土般的坚韧和执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遇到过苦难的考验，遭遇过欺骗，翻过跟头，他栽倒，爬起，又栽倒，再爬起，他一次又一次翻越着人生的山，终于走出迷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当我写到摆烂香终于愿意和舍娃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刻，我又停下来，抬头看六盘山，山无语，我含笑，心头的欣慰感在流淌，舍娃这个我偏爱的主人公，终于等到了最好的生活。这时候我感觉这个虚构的人物立起来了，要知道在马一山这样性格饱满的人物之外，再立起一位人物多么艰难！我感觉自己做到了，舍娃可以代表新一代乡土青年，他曾经迷茫徘徊如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但我自认为他又超越了高加林所处的历史阶段。高加林回归乡村是被迫的、悲剧性的，舍娃是在有选择的前提下，远离了诱惑，自觉选择了乡村，这是80后一代人的自觉，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乡土的未来和希望在于舍娃这样的人身上。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中国乡土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用长篇小说展现巨变，我觉得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尝试采用最接地气的手法进行架构和讲述。中国西部，宁夏南部山区，西县葫芦镇，一个



▲《亲爱的人们》书影  
▶马金莲近照



处，轻易无法抵达。大概，这就是艺术的灵感吧，珍贵的稍纵即逝的灵感。舍娃，我期待呈现给读者的模样，渐渐地变得清晰：80后，乡村出身，有冲劲，有担当，善良，老实，人生一度迷茫。但西海固大地上的孩子，骨子里有着泥土般的坚韧和执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遇到过苦难的考验，遭遇过欺骗，翻过跟头，他栽倒，爬起，又栽倒，再爬起，他一次又一次翻越着人生的山，终于走出迷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当我写到摆烂香终于愿意和舍娃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刻，我又停下来，抬头看六盘山，山无语，我含笑，心头的欣慰感在流淌，舍娃这个我偏爱的主人公，终于等到了最好的生活。这时候我感觉这个虚构的人物立起来了，要知道在马一山这样性格饱满的人物之外，再立起一位人物多么艰难！我感觉自己做到了，舍娃可以代表新一代乡土青年，他曾经迷茫徘徊如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但我自认为他又超越了高加林所处的历史阶段。高加林回归乡村是被迫的、悲剧性的，舍娃是在有选择的前提下，远离了诱惑，自觉选择了乡村，这是80后一代人的自觉，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乡土的未来和希望在于舍娃这样的人身上。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中国乡土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用长篇小说展现巨变，我觉得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尝试采用最接地气的手法进行架构和讲述。中国西部，宁夏南部山区，西县葫芦镇，一个

处，轻易无法抵达。大概，这就是艺术的灵感吧，珍贵的稍纵即逝的灵感。舍娃，我期待呈现给读者的模样，渐渐地变得清晰：80后，乡村出身，有冲劲，有担当，善良，老实，人生一度迷茫。但西海固大地上的孩子，骨子里有着泥土般的坚韧和执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遇到过苦难的考验，遭遇过欺骗，翻过跟头，他栽倒，爬起，又栽倒，再爬起，他一次又一次翻越着人生的山，终于走出迷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当我写到摆烂香终于愿意和舍娃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刻，我又停下来，抬头看六盘山，山无语，我含笑，心头的欣慰感在流淌，舍娃这个我偏爱的主人公，终于等到了最好的生活。这时候我感觉这个虚构的人物立起来了，要知道在马一山这样性格饱满的人物之外，再立起一位人物多么艰难！我感觉自己做到了，舍娃可以代表新一代乡土青年，他曾经迷茫徘徊如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但我自认为他又超越了高加林所处的历史阶段。高加林回归乡村是被迫的、悲剧性的，舍娃是在有选择的前提下，远离了诱惑，自觉选择了乡村，这是80后一代人的自觉，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乡土的未来和希望在于舍娃这样的人身上。



在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动下，一批表现当下乡村巨变的文学作品蓬勃而出，王宗坤的《极顶》（作家出版社）便是其一。这部作品讲述了泰山林业人世代护林的奋斗历程，塑造了有使命、有担当、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现代林业人形象，勾勒出一部泰山儿女的心灵史。

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宏阔的视野与独特的题材。《极顶》以泰山为背景，以林业为题材，以林业人为主角，书写新时代意义上的“山乡”与“巨变”，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让我们看到了山乡题材更为深广的内涵。小说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以基层林业干部禹奕泽的工作变动为明线，描述其重返泰山、面对昔日竞争对手，攻克迁坟、护林、防火等难关的过程，其间穿插人物家庭的变故，勾勒出他曲折复杂的人生浮沉；另一条以泰山人的“离去—归来”心路历程为暗线，展现老炮台、禹奕泽、叶老师等人经历心灵重创后的救赎之旅。两条线索纵横交织，完成了对泰山人生活史与心灵史的书写。小说中老炮台对道、佛、儒及茶文化的热爱以及公司转型种茶的实验，禹奕泽对最新科研成果的探索应用，美国人诺亚围绕泰山知识开展的抖音直播以及对生态环保理念的呼吁，都显示出小说容古纳今的开放胸怀。

“极顶”不仅指泰山之巅、人生之巅，更是生命之巅，它寓指人向内求索、认识生命本体及其价值后达到生命意义的完成。《极顶》是一部诠释泰山之作，作者不仅将泰山作为历史文化名山来塑造，更强调了泰山是万物共生的生命体，着力彰显昂扬向上的生命力。读《极顶》，可真切触摸到生命的庄严、坚韧与温暖。在王宗坤笔下，泰山的一切草木、一花一鸟、一石一水，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被山洪冲歪的树干以少许根脉接地而生，干枯的小溪渗进石缝以滋养大山，小说写道：“那不是水，那是祖先的血液”。山中万物已然与人类融为一体，生命是一条涌动的河，孕育着无数生灵，奔腾向前。小说中，质朴的山民怀着敬畏之心探索生命意义、经历生死离合，形成了“勇于生，不畏死”的生命态度。世世代代的歌哭悲欣融入生生不息的血脉涌动，升华为坚毅坚韧、博大厚重的泰山文化精神。泰山，这座凝聚了25亿年自然历史的雄壮奇观向人类昭示着生命的伟大与从容。

王宗坤是带着自发的个体生命意识进行创作的，他说：“这是一次行走与书写并重的写作”。他的“行走”不仅指穿行于山林、与泰山山友同吃住，更饱含着自己50多年来的生活热望与生命体验。泰山的儿女自有泰山的灵性，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泰山山人，王宗坤以朴素真挚的民间立场书写山乡巨变，他把“生命”作为扭结泰山与文学的共同点，使作品具有了独到而厚重的生命意识。

学者杨守森认为，生命意识即“具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极顶》正是通过描绘人物形象的心

灵蜕变，深挖人与泰山生命的律动，完成对生命本体及其意义的探索。小说中最具生命意识内涵的人物是老炮台。这个2岁狼口夺命，23岁坠崖逢生，近知天命之年又遭遇骗婚的传奇人物，于生死变幻中悟出了生命真义：“他的生命早已不属于他自己了，先是亲人们的希望，而后就是这大山的神奇赐予。”于是，这个受恩于泰山又回馈泰山的老人开启了新的人生，他重做护林人，清理树根、种树、种菜、养鸡，续写父亲留下的《泰山志》。当禹奕泽迷茫时，他一指指迷津；当老迟经济困难时，他匿名捐款；当韩义盗卖护山棘时，他为护林命丧悬崖……老炮台不仅承载了泰山文化精神，也呈现出一个遵从内心、认真生活的人探知生命本体的人生之旅。他与老鹰的惺惺相惜不仅源于绝境救命之恩，更在于他们历经同样的生死蜕变后达成了一种共同的生命体认——成熟的生命需要经历脱胎换骨的绝地重生。于是，人与鸟，不同的生命形式却实现了相通相融，二者共同成为小说中泰山文化精神的象征。

人对生命的认识孕育于磨难中，《极顶》中许多人物都带着生命的伤痕。除了老炮台、禹奕泽，还有不堪承受亲人意外离世而远避尘世的律安、叶老师，身患绝症、孤苦无依的闫顺子……他们在生死艰难之际不约而同地走向大山深处，寻求心灵的重生。泰山，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带他们看透生命本质，从容面对生死。再次回到泰山之怀，触摸生命脉搏，感受时光沉淀、岁月从容，主人公禹奕泽终于领悟：人生在世，有谁不是带伤而生？泰山的儿女应有泰山的勇毅与坚韧，生命本是一路歌哭，一路前行。

只有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文字才能抵达人心，王宗坤始终怀着真挚诚恳的情怀，忠于本心地写作。无论是长篇《太阳的绳索》《向上向下》，还是中篇小说《长路无尽》《你为何哭泣》，他都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于心灵困境中剖析人性本相，呈现出现代人的心灵变迁，这正是现代小说的使命与艺术魅力之所在。就此而言，《极顶》为探寻泰山文化根脉、挖掘泰山与文学共同的生命内涵以及留存民间人物心灵史所作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期待王宗坤这位“文学鲁军新锐”为文坛贡献更多佳作。

（作者系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 生命是一条涌动的河

——谈王宗坤《极顶》的生命意识

张艳丽

◎新作推介

## 中外学者聚焦手稿研究

魏小雯

近日，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跨学科视野下的手稿研究——国际手稿学研讨会（2024）”在吉林长春举行。来自法国、德国、波兰、芬兰、日本、中国等50多所知名高校、文博机构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就手稿学前沿理论、实践问题及最新成果进行了深入交流。

手稿学是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新兴学科，成为人文学界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国际手稿学系列研讨会自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两家手稿研究中心联合创办以来，已举办4次相关活动，成为引领中国手稿学研究、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

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次加盟本届会

中国语言资源丰富，方言众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方言是一个地区或社群重要的文化标识，蕴含着人们的乡情乡愁，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方言具体生动、表现力强，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语言资源。在推动方言保护传承过程中，文学创作是有力途径之一。在文学创作中融入方言，既能彰显地域特色，又能充分满足作家表达情感的需求，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联动发展。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的方言色彩浓郁，在口语性强的文学作品中更是突出。通过添加方言词汇、俚俗语等手段，作品的语言更灵动，人物形象更鲜活，故事情节更可感。《红楼梦》中多有江淮地区方言，如方言词“畜克”（吝啬）、“磁瓦子”（瓷器碎片）、“促狭”（刁钻刻薄）、俗语“丢下笆儿弄扫帚”（事务繁忙）等。《西游记》中的一些词在江苏地区方言中仍在使用的，如“犯对”（作对）、“地头”（目的地）、“挨排”（依次排列）等。《海上花列传》使用吴语写作，书中

人物使用方言对话，生动形象展示了当时的上海风貌。《儿女英雄传》将19世纪中叶北京的语言风貌展露无遗，如“划拉”（胡乱涂画）、“短”（缺少）、“叨叨”（说话多，使人厌恶）等动词，“吞儿”（角落）、“插关儿”（门）、“豆汁儿”等名物词，成为了解当时北京方言特点的重要作品。

现代作家更是有意识地使用方言写作，以满足大众化需求。老舍的《二马》《小坡的生日》等作品大量使用北京话。李劫人运用四川方言，《死水微澜》中的方言词“脑壳”（头）、“啥子”（什么）、“搭手”（帮忙）等令人印象深刻。萧红常用东北方言词，如《呼兰河传》中“冰溜”“苞米”“炕沿”“洋蜡”等，尽显东北地域特色。梁斌的《红旗谱》反映

分析中互为补充，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中国学者的学术报告在手稿史论研究和手稿应用研究上均有开拓。史论研究方面，相关报告总结了手稿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未来，探讨了“艺舟双楫”传统的继承、伦理挑战及手稿传播问题。应用研究方面侧重手稿个案分析及利用手稿进行历史还原研究，大量论文涉及鲁迅等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手稿，广泛覆盖海外中国作家手稿、档案手稿、近代人物手稿文献、图像等相关议题。

会议期间，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学

手稿文献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手稿及手稿学年度发展报告（2024）》。其中提到，2024年度手稿和手稿学研究热度不减，近现代名家手稿整理出版热潮涌现，新技术的应用受到重视。同时指出，目前的研究亟待深化理论建构、加强跨学科融合、拓展手稿文献发掘空间。

此外，研讨会的手稿展陈专区和“手稿摩挲”环节成为亮点。展品包括特邀藏家的现代作家手稿、书信数十件及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自存手稿资料，其中不乏蒋锡金1944年在上海手书手写的同人诗刊《行列》、戴望舒《西班牙的一小时》译稿、汪静之《亚当以前》译稿、徐调孚《木偶奇遇记》译稿等珍贵手稿，顾颉刚、卞之琳、赵清阁等现代著名作家的亲笔信札。

新世纪以来，作家在创作中也注重使用方言，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学景观。莫言大量使用高密方言，如农业名物词“锄杠”（锄柄）、“二齿钩子”（松土农具）、“扁担”、“木叉”等，展现了鲁东地区的人文风貌。乔叶在《宝水》中使用豫北方言，如“中”（可以）、“顺手”（顺便）、“小脸儿”（耍小脾气）、“撮谷堆”（整个）等，一方面展示当地语言文化，另一方面为文学的在地化、生活化服务。青年作家林棹在《潮汐图》的诸多对白及叙述中使用粤语词汇、谚语等，为读者了解粤方言提供了新途径。颜歌的《平乐县志》使用四川方言写作，为读者展示了多彩的四川风物，贴近生活，烟火气足。在文学创作中融入方言，已成为当下潮流。

方言滋养了文学，文学创作又用原汁原味、地道规范的方言，保存下真实自然的方言口语，提升了作品的美学价值。二者的相互促进，有必要引起多学科科学者关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大河滩》：一部黄河故道农民创业史

本报电（叶于）近日，长篇小说《大河滩》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大河滩》以上世纪50年代为背景，塑造了以刘洪山为代表的庄稼汉形象，讲述了主人公带领乡民坚定不移走集体致富之路的故事，勾勒出黄河故道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作品选材严谨，结构合理，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语言质朴，是一部黄河故道大河滩上的农民创业史。

《大河滩》：一部黄河故道农民创业史

本报电（叶于）近日，长篇小说《大河滩》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大河滩》以上世纪50年代为背景，塑造了以刘洪山为代表的庄稼汉形象，讲述了主人公带领乡民坚定不移走集体致富之路的故事，勾勒出黄河故道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作品选材